

上 海 三 联 文 库

Zhong Guo Chuan Tong Jia Zhi Guan Quan Shi Xue

中国传统 价值观诠释学

著者 ■ 刘翔



PDG

B22
15

93986

上海三联文库



200102432

中国传统

价值观诠释学

著者 刘翔



上海三联书店

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

著 者 / 刘 翔

责任编辑 / 倪为国

装帧设计 / 桑吉芳

责任制作 / 沈 鹰

责任校对 / 李厚安

出 版 /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
发 行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三联书店·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

(200020) 中国上海市永嘉路 25 弄 8 号

印 刷 / 上海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/ 199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/ 180000

印 张 / 9.25

印 数 / 5000

ISBN7-5126-0858-4

B · 70 定 价: 14.80 元

上海三联文库·学术系列

出版 纛 语

我们期待,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“文库”,能成为记录中国思想界、学术界走向世界文化学术之林的一份思想历程。

这份“记录”应该具有这样鲜明的特点:原创性或独创性。这是中国思想界、学术界走向世界学术之林的阶梯,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对话前提。本“文库”力求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今改革、创造过程中的最新思考和研究成果。

写书和读书是构筑人类“精神家园”的两块基石。写书犹如做人。这个世界最难的事,莫过于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;写书亦然。我们“文库”愿为众多独特耕耘者,创造收获的“季节”。读书好似用餐。在餐桌上最美的事,莫过于尝到未知的、独特的东西;读书亦然。我们“文库”愿为读者不断提供这样的“佳肴”。

我们希望,本“文库”能给读者带来这样一种“精神家园”:人们在那里,不满足于寻找许多问题的现存答案,而是更关注探索真理的线索和视野。

序 言

这是一本关于先秦时期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诠释的书。

欲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奥秘，必须由表述它的文字研究入手。对文字的形、音、义的综合研究，由确定其最初语义，追寻其发展流变之踪迹，及至形成某种文化价值观，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诠释。这是一件必要而又饶富兴味的工作。然而，时下的文字学家多忙于历史考古或语言文字史的考究而无暇它顾。至于有意从事此项工作者，其对文字的诠释，终因缺乏必备的文字学基本学养，但凭主观的理解而随意地论述，导致持论的偏差，甚至谬误。本书的写作，意在改变此种状况。

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诠释，是有赖于文字学研究的成果，奠定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基础工作。只有立足于此一基础上，才能避免或减少论述上的主观随意性，从而使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、作用及其对后来的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的认识与评价，具有积极的科学意义。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尝试建立一个这样的基础。

时下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论者，经常疏忽于系统性和时代性。不考虑系统性则失之零碎而片面；不顾及时代性则流于笼统而肤浅。有鉴于此，本书以“人与神”、“人与人”、“人与

自然”三个不同角度,就相关的原始宗教、伦理道德、宇宙人生诸方面的价值之发生、发展及流变,展开诠释。以此宏观上力求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有一个系统的把握。由于各种价值观分别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,比如,德、孝、礼、义、忠、仁等等,诸观念由发生而形成,经过长时期的沉淀累积相互融合,最终形成一套伦理道德体系。因此,本书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方面的观念时,尤其注重追溯其最初发生的时代,并寻踪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的脉络,清晰而有层次地予以诠释。以此微观立体呈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时代意义。

本书无疑吸取了以往的和现下的研究成果,同时也对错误谬说进行直率的批评。至于本书的一些论点,也许自以为心得之处,恐亦难免有缺漏错误,深祈读者不吝赐教,予以批评,以利于推动学术的进展。

刘 翔

1988年11月

目 录

序 言

第一章 人与神

- 一 神 1
- 二 神的分野 8
- 三 人神对话 56

第二章 人与人

- 一 德 90
- 二 礼、义 102
- 三 孝、悌、敬、忠 115
- 四 友、信 133
- 五 惠、爱、慈、仁 143

第三章 人与自然

- 一 生、死 171
- 二 命 189
- 三 心 199
- 四 有、无 223
- 五 道 243

2 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

六 气	252
七 则	257
八 阴、阳	263
 附 录:论“士”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	 281
后 记	291

第一章 人与神

一、神

上溯远古的殷商时代，人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“神”。既有众多的自然神祇，又有死去了肉身的祖先神灵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就是帝（又称上帝）。然而，在殷代卜辞里有大量关于帝、自然、神祇、祖先神灵的纪录，其中却没有一处出现“神”这个专用的文字符号。用以表达人们意识里的神观念的专门符号“神”字，迟至西周时期始出现。迄今所见西周金文里有关“神”字的最早记录，是周穆王时代的《伯弋簋》，文说：

惟用綏神怀嘯前文人。^①

铭辞大意说：这件祭祀用簋以祈求于神的福祐，效法前代有文德的祖先。这里所说的“神”是与“前文人”（即祖先）并举的。这个“神”的字的构形如图一所示，从示从申，已经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了。

根据传统文字学（一种历史上专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学问）的“六书”^②分类法，通常把兼有形符（或称义符）和声符（或称音

符)的汉字归入“形声”一类。汉字里的形声字产生的途径各不相同,其中之一是在原有的记音字(可以是“象形”、“指事”或“会意”任何一类字)上,加注增加或区别词义的义符而成。神字的产生即属于此种情况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卷十四说:

申,神也。七月阴气成,体自白束,从白,自持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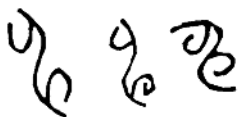
又同书卷一说:

神,天神,引出万物者也。从示,申声。

他训“神”为“天神”,采自秦汉时期的通说,与古义不符。其分析“申”之形体谓“从白自持”,乃属臆测,也不足据。但他说“申”为“神也”,则为探究“申”以及“神”的最初语义提供了线索。“神”为“申”的孳乳字,也由此可以确定下来。



图一



(1) (2) (3)

图二

许慎训“申”为“神”,这个“申”所表述的神之观念,当指人对自然神祇的崇拜。考诸殷代卜辞及周代金文。申字写法宛如自然天象的电光闪烁之形,如图二所示。图二例(1)(2)皆为卜辞,例(3)为金文。于省吾解释说:“本象电光回曲闪烁之形,即‘电’

之初文。‘申’字加‘雨’为形符，则变为形声字。古人见电光闪烁于天，认为神所显示，故金文又以‘申’为‘神’，神为申的孳乳字，《说文》训“申”为“神”是对的，但以为‘从臼自持’，则完全出诸臆测。金文‘电’字只见于《番生簋》。《说文系传》：‘电，阳阴激耀也，从雨申声。’按古音读舌上为舌头，故读‘申’为‘电’。近年来临沂出土的竹简，其中唐勒残赋的‘神贲’，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做‘电奔’。”^③于氏从形、音、义诸方面考证“申”是“电”的初文，剖析精当，可从。不过，他所说“金文又以‘申’为‘神’”，那已属西周晚期情形。如《克鼎》铭文说：

显孝于申。^④（大意说：对祖先神灵显明孝道。）

《杜伯盃》铭文说：

其用享孝于皇申祖考。^⑤（大意说：用来对伟大的祖考的神灵祭享追孝。）

此两篇铭文之“申”，均为神字的假借。两篇铭文皆为西周晚期作品，此时期从示从申的神字已经广泛使用，而“申”在当时更多的场合是用做表示天干之字。神、申已各有其表述的语义，不能因为代表天干的申字偶尔假借为神字，就说申、神同字同义。从字形发展看，“申”本为象形字，象电光回曲之状，其语义隐含有对自然神祇崇拜的意念。后来由于汉字形声化的缘故，申字增加了一个与神祇崇拜相关的符号“示”，构成从示从申、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之“神”字。准确的说“神”是“电”之初文“申”的孳乳字。如果仅仅根据西周金文里有“申”“神”通假之列，就推论殷商时代的“申”已具有后起“神”的表述的语义，显然是欠妥的。

“申”为“电”之初文，申字由电光回曲的自然天象而形成表述人们对自然神祇的崇拜观念，在殷代卜辞及周代金文里并无明确纪录，而是深深藏匿在与之紧密相关的“雷”字的造文及表述的语义里。

殷代卜辞雷字的构形，如图三所示，是在申字的表象的电光回曲之间加缀。形或点状物，表示电形闪烁之中夹杂有震耳的雷声。雷电交加，电是形状，雷是声响。雷字造文，在申字（即电字）上加缀表示雷声的点状物，是知它是一个指事字，表示抽象的雷声概念。古人对自然的雷声产生畏惧，遂将之视为神异的力量而加以膜拜，形成雷神的观念。卜辞即有关于雷神的记录：

戊寅卜，殳贞：雷其来。贞：雷不其来。^⑥（大意说：戊寅日占卜，卜人殳贞问：雷神会来吗？贞问：雷神不会来吧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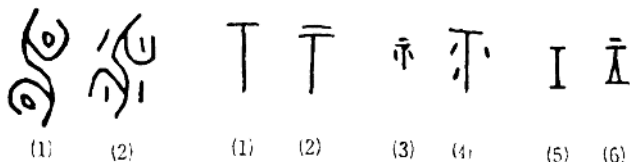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帝其令雷。^⑦（大意说：天帝会命令雷神吗？）

上述卜辞记录表明，殷商时期人们已把“雷”视为自然的神祇，由自然界的至尊神“帝”统辖支配。由于雷字造文是在表示电光的申字上加注指示性符号而成，申字造文的最初语义与自然神祇崇拜的关系，于此也可获得说明了。

自从神字产生以后，申字隐含的自然神祇崇拜的意念，融汇入神字的语义里。神字由于增加了“示”符，示字所表述的是祖先神灵崇拜，这就使得新创造的神字的语义内涵扩大，自然神祇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这两方面的意念，都包含在神字的语义里了。

“示”是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。在殷代卜辞里，示字写法各异，如图四所示。郭沫若解释说：“盖示之初意，本即生殖神之偶象也。”^⑧其说发自奇想，不可信。胡光炜说“盖象木表所以代神，……古祭人鬼则立尸，祭天神地祇无尸，则植表以象神之所

在。”^⑧考诸卜辞，祭祀祖先神多称“示”，祭祀天神地祇而称“示”



图三

图四

者罕见，胡氏之说也未确。唐兰则认为：“卜辞示、宗、主实为一字，示之与主，宗之与主，皆一声之转也。”^⑨陈梦家更发挥了唐氏之说，举例数条证据：(1)卜辞“示壬”“示癸”，即《史记·殷本纪》“主壬”“主癸”；(2)卜辞“上甲三厘”，三厘即报乙、报丙、报丁三先王。厘字象示在匚中，匚为盛主之形而示在其中，示应是主；(3)《说文》“柝，宗庙主也。”而卜辞柝字象示在石下，示即主；(4)《说文》“室，宗庙主柝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“使祝史徙主柝于周庙，告于先君。”主柝即室柝。《左传·庄公十四年》“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柝。”宗柝即室柝。卜辞的宗字亦即是室字；(5)古音宗、主、示、柝，皆一声之转。陈氏的结论是：“卜辞的示字应是石主的象形。”^⑩唐兰、陈梦家的考证是正确的。有这样一条卜辞说：

……亥卜，贞：三示御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五牢。^⑪（大意说：某亥日占卜，贞问：对三示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举行御祭用牲五牢。）

卜辞所称“三示”显然是指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三位先生的神

主。“示”之本义乃表示宗庙内设立的祖先神主，即为祖先神的象征物。

申字加注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“示”符，构成新字“神”，它所表述的语义概念，已经不再是指单纯的自然神祇，而是把自然神祇与祖先神灵揉合起来，合二为一地表述所有与“神”相关的观念。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出现“百神”的新语词，如《宁簋》铭文说：

其用格百神。^⑩（大意说：用以进享众多神灵。）

《𠙴钟》铭文说：

惟皇上帝百神。^⑪（大意说：伟大的上帝和众多神灵。）

前一篇铭文的“百神”，可理解为包括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祇在内的众多神祇。后一篇铭文的“百神”则把伟大的上帝（皇上帝，皇有伟大的意思）也包括进去了。应该说，这个神字所表述的语义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充至极了。只有到了这个阶段。神字的形、音、义基本定型，其表述的语义也基本上确定下来。

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解释，即何以在已经产生了大量形声字的殷代卜辞里，却没有出现以“示”和“申”拼合起来构成的“神”字。这恐怕与殷、周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存在着差异有关。殷民族尊崇神祇，注重神事；周民族尊礼尚施，注重人事。殷人的政治体系突出的是“神权”，周人的政治体系强调的是“宗法”。尤其是周人的意识里，自然神祇崇拜相对地较之祖先神灵崇拜来得淡漠。这是因为祖先神灵崇拜是维系宗法的纽带。反映在“神”字的造字上，在“申”上加注“示”，旨在于着重表现周民

族重视祖先神的意图。正因为如此,西周金文提到“神”字的时候,多与祖先祭祀相关。如《癸钟》铭文说:¹⁴⁸

作祖考簋,其敦祀大神,大神绥多福。(大意说:为祖父、父亲制作簋,用以祭祀大神,祈求大神多赐予福祐。)

《癸钟》铭文说:¹⁴⁹

敢作文人大宝协和钟,用追孝,敦祀邵格乐大神。(大意说:为前代有文德的祖先制作大宝协和钟,用以追孝祭祀感通愉悦神。)

《父亲卣》铭文说:¹⁵⁰

用作大御于厥祖妣父母多神。(大意说:用以做为对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等众多神灵举行盛大的御祭。)

《此鼎》铭文说:¹⁵¹

用享孝于文神。(大意说:用以祭享追孝有文德的祖先神灵。)

前举“大神”、“多神”、“文神”等词,无一例外皆指祖先神灵而言。由此获知,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“神”字,在多数场合是专指祖先神灵的。似乎可以说,着重于表述祖先神观念的神字,只有在周代宗法社会的背景下,自然神祇崇拜向人类化的祖先神灵崇拜转变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。

二、神的分野

(一)天神:帝、天、日、月、风、云、雨、雷

商周时期,人们关于神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了,虽然还带有浓郁的原始味。那个时候已经对神有所区别,大致上可以画分为天神、地祇和人鬼三大类。

这里就以天神说起。

“帝”是一个至尊神。早在殷商时代,“帝”已是人们意识里统辖自然界众神祇的唯一领袖,而被殷民族奉为至尊神。“天”在殷代卜辞也已经出现,但是,由于“帝”在“天”上而把两者互相联系,创造出“天帝”概念,则是周民族提出来的。殷民族崇尚至尊神“帝”的文化传统被周民族所因承,并将它和本来与神祇信仰无关的“天”相匹配,从而使“天”也神圣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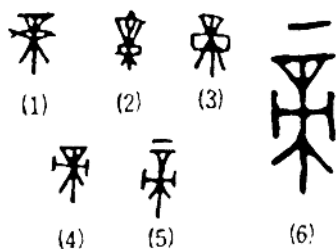
先说“帝”。

“帝”字在殷代卜辞及金文里的写法各异(图五)。《说文解字》卷一说:

帝,谛也,王天下之号也。从上束声。

许慎以“王天下之号”解释帝字本义,实为汉儒据秦汉时事所作的臆测。其分析字形“从上束声”,指为形声字,也是错误的。“帝”字最初的构形如图五所示。图示例(1)至(5)皆见于殷代卜辞,例(6)见于殷代金文,可见其字形发展脉络。帝字构形所示是一个象形字。取象之物。吴大澂说:“象花蒂之形。……蒂落所

而成果，即草木之所由生，枝叶之所由发。生物之始，与天合德，故帝足以配天。”^②王国维说：“帝者蒂也，……象花萼全形。”^③郭沫若更申王氏说，谓：“象花萼全形者是也。分析而言之，其▽若▽象子房，┐象萼，个象花蕊之雄雌。……知帝为蒂之初字。则帝之用为天帝义者，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。帝之兴必在渔猎牧畜已进展于农业种植以后。……化落蒂存，蒂熟而为果，果多硕大无朋，人畜多赖之以为生。果腹含子，子之一粒复可化而为亿万无穷之子孙，……天下之神奇更无有过于此者矣。此必至神者之所寄，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为尊号也。人王乃天帝之替代而帝号遂通摄天人矣。”^④上引诸家考释皆谓“帝”象花蒂之形，是蒂字的初文，非常精辟。郭氏说更联想到生殖崇拜，以为是至上神天帝产生的途径。其说见解新奇，但缺乏坚实可靠的验证。其实，“帝”字由最初的花蒂之义演进为至上神的意念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，是华夏文明起源时期原始的植物崇拜文化的衍生物。



图五

殷代卜辞及金文里的“帝”，形体已基本定型，语义也已经与至上神相关。它确是由花蒂之义演变为至尊神的代名词？在卜辞记录的构形之先，是否还有更原始的写法？若将探寻的目光注